

如果爱，请用力

如果没有爱
婚姻再长久
又有什么意义
无处安放的婚姻

Wuchu

Anfang

De

Hunyin

姬流觞著
JILIUSHANG

鳳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无处安放的婚姻



姬流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处安放的婚姻/姬流觞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5

(婚恋系列)

ISBN 978 - 7 - 5399 - 3179 - 1

I. 无… II. 姬…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111 号

书 名 无处安放的婚姻

作 者 姬流觞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石 颖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印 张 22. 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179 - 1

定 价 28. 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曲

谈笑回头看看自己的小车，虎头虎脑的黄色小“雨燕”几乎要淹没在铺天盖地的雪花里。来北京这么久了，还没见过如此大的雪。山区和京城果然不一样。

“招待所还有没有客房？这么大的雪我开不回去。”脑子里空空的，谈笑努力不去看眼前黑着脸的人，压抑着失望的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到雪花上——好大的雪啊！

眼前那张黑脸上下左右地晃动，在雪幕中分外显眼。谈笑有些奇怪：风这么大，这个人的咆哮居然还能钻进自己的耳朵——“谁让你这个时候来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下雪，我开不回去。附近有住的地方吗？”鉴于这个人表现出来的非理智性，谈笑没有直截了当地要求住宿。

陆枫一脑门子事儿，“你来得这么突然，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能住哪里？添乱！胡闹！”刚处理发生在新兵连的事情，赵伯州已经下去了，他在这里等消息。消息没等来，老婆顶风冒雪地过来凑热闹，这要是她再掉进山沟，到底让他顾哪一头？

添乱，绝对是添乱！

陆枫觉得头都大了，撇了撇嘴说：“算了，先住我那儿吧。”

所谓“他那儿”，也算不得一个正经的住处。陆枫所在的这个营没有营长，他以副营长暂代营长之职，已经做了两年了。按理说今年差不多就该转

正或者另有提升，想不到竟然出了新兵斗殴事件。这种事可大可小，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陆枫心情不好，把谈笑领进宿舍。因为陆枫家是本市的，又没有随军家属，所以就紧挨着办公室找了个很小的房间作为自己的宿舍。他的宿舍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床底下塞只箱子，就是全部家当了。那张床配上陆枫的身材就像细木棍上压了个秤砣，吱吱嘎嘎地要散架，被战友们戏称为“小龙女的绳床”。如果谈笑住在那儿，他只能换个地方。不是不能挤在一起，而是怕挤坏了床，毁坏公物。不过，陆枫暗忖，谁知道今晚能不能睡觉！上面已经严命不许再出类似事故，眼看年底了，可千万不能出事儿。何况这也算自己的工作成绩，千万……

陆枫看看裹得严严实实的谈笑，出离愤怒了，叹了口气，转身往自己的宿舍走。不是不想去招待所，实在是年底了，家属们早就把房间订光了。

谈笑点点头，好像没有注意到陆枫的不耐烦，只是为解决了住处松了口气。

陆枫看她那副水波不兴的样子，突然火气更大了。他哼了一声，快步走开。

车子开进大院，楼房的有些窗口偶尔会冒出一两张年轻的脸，闪了一下就缩回去了。

谈笑裹紧大衣，从后备厢里提出陆枫妈妈带给他的东西，上了三楼。

屋子很小，谈笑把东西递给陆枫。陆枫端着一只脸盆进来，里面盛了些水，“晚上你先用这个吧，楼里没有女厕。”

谈笑一进门就看见那张小床，看来即使自己来了，也是“夫妻分居”。她裹着大衣坐在床边，脸颊僵硬得连笑一笑都难。

陆枫放下盆子，一时找不到话题，搓了搓手说：“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收拾吧。”

谈笑点点头，沉默着。

陆枫也察觉出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弥补，深深吸了口气。想起那些烦心事，他忍不住叹气，掉头就走。

外面的风雪似乎小点儿了，陆枫坐在办公室里。指导员赵伯州已经回来了，正在暖气片旁取暖。他找了几个排长到出事的那个班蹲点，今晚应该没事。赵伯州看陆枫心情不好，说：“老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上边应该不会过问。毕竟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太严了也要考虑影响。你先去陪弟

妹，这里有我。”

陆枫扭头看向一边，瓮声瓮气地说：“不用管她！连声招呼也不打，这里这么多事儿，谁顾得上她！”

赵伯州扑哧一声笑了，“天大地大，老婆最大。你呀，还是赶紧回去，今晚我替你值班。赶明儿你嫂子来了，你再把替回来。今儿啊，你就好好地、暖暖和和地睡个觉！”说完，赵伯州坏坏地眨巴一下眼睛。

陆枫还是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但是看来已经动心了。赵伯州也没逼他，省得显得自己贫嘴，换了个话题：“现在的小孩儿啊，太娇惯，稍微受点儿苦就要死要活的。你说，这再难受有死难受吗？唉，不能打不能骂，思想工作还得做。可是，你说一句他有一百句回给你。唉，难啊！”赵伯州连着叹了两口气，最后用摇头结束了他的感慨。

他似乎忘了，陆枫也是家里的独子，也曾经破坏校规差点儿被劝退。但是现在的陆枫早已不复当年。人们总是很容易忘记过去，尤其是不光彩的、悲伤的，惨烈的事儿就更容易忘记。像陆枫这样严于律己的人，对自己小时候的斑斑劣迹也忘得只剩下“英雄事迹”了。所以，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赵伯州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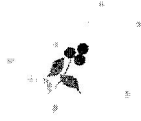
其实，论外表，陆枫比赵伯州还像政工干部。胡子永远剃得发青，领子永远扣得周正，连头发都是数年如一的发型。年纪轻轻，嘴角已经有了深深的法令线，足见平日某种动作做得过多。干部们私下议论，副营长平时不爱说话，但真唠叨起来，可比指导员能说多了。有一次陆枫喝多了，天文地理，古往今来，从原始社会的狩猎，到未来的星球大战，整整说了一个晚上。那些没喝醉的人都听得精神了，喝醉的人醒了继续听。但是，如果没喝酒，陆枫的嘴巴就像蚌壳一样，除非他自己愿意，否则谁也别想撬开。

不过，这时候他不太想理会赵伯州，满脑子都是隔壁的女人，整个人像在水里、火里滚，不得安宁。

想起谈笑主动跑来看自己，就像水过沙地，他四肢百骸都舒坦；可是想起这冰天雪地，尤其是那段山路，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山谷，他的心就揪起来，变成了一个大太阳，火烧火燎的，那点儿甜水还没喝完就先烤干了。

不过，前面有了赵伯州的话，又想想如花似玉的老婆在那儿等着，陆枫告诉自己，一个大男人“应该”照顾一下女人的情绪。况且好男不跟女斗，男人的风度就在于勇于承担女人这个“包袱”——因为她们天生就是给男人找麻烦的。但是，今天晚上真的会平安无事吗？那个班长今年可指望着提干呢，这件事肯定让他没戏了。不仅没戏，能不能继续留在部队都难讲！陆枫还是不放心，闷不吭声地坐在那儿，在留与去之间煎熬。

或者，晚点儿再去吧！自己的老婆，还能跑了不成？



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在军校是优秀学生，在部队是优秀排长、优秀连长，又是最年轻的营职干部，前途无量。可是，作为男人，他也许还算不上优秀——如果以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经验来衡量他的成熟度，陆枫可能连及格都不够。从小到大，他的梦想就是当兵，当好兵，当元帅。他的青春期全部躁动于对战争和将帅如饥似渴的探索中，竟然丝毫没有注意本来应该关注的对象——女生！

如果不是那次相亲，如果那次相亲的对象不是谈笑，一切都会不一样……

谈笑很快安顿好自己。她躺在床上，听着雪花簌簌飘落的声音，右手拇指扣在左手手腕上，摸着脉搏跳动的频率。一、二、三……这是对付失眠很好的办法。在母亲走后的日子里，这个法子曾帮她走出阴霾，帮她重新面对生活。曾经她一度以为再也不需要它了，可是今夜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它，而且还不管用了！

眼角湿漉漉的，谈笑拽着被子一角擦了擦。不许哭！不然明天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被人看笑话。更何况，那么一个男人……唉，说他什么好呢？想起陆枫，谈笑忍不住长叹，耳边听着自己的叹息混杂着外面呼啸的风声，越发显得孤单，泪水已然喷涌而出。心中似乎有两个小人，一个已经晕倒在地，另一个只能无奈地叹气。

说不清什么原因，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去探究问题的根源。只是在这个时刻，所有的记忆片段在兜兜转转了无数个流年之后，终于集中到某个轨道上突然来袭。猝不及防，便悲从中来，她不由得潸然泪下。或许未见得有多少可触的痛楚，只是如此难过，无法自持……

深渊中，谈笑看见母亲的脸，一样的潸然。

难道，这便是女人的结局？

谈笑索性披衣下床，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冷风扑面而来，夹着雪花，冰凉沁骨。这才是她熟悉的感觉。世事本应如此！

就像三年前那样的大雪天，鹅毛大雪覆盖了故宫角楼的重檐琉瓦。她开着车跑在最喜欢的景山前街上，并不知道即将见面的男人会带给她怎样的一个转身……

序 曲 / 001

I | 第一季
“古墓派”婚姻

CHAPTER 01 相 亲 / 003

CHAPTER 02 进 展 / 010

CHAPTER 03 旧 情 / 025

CHAPTER 04 婚 前 / 034

CHAPTER 05 探 亲 / 048

CHAPTER 06 家 属 / 061

CHAPTER 07 结 婚 / 073

CHAPTER 08 情 动 / 085

CHAPTER 09 失 业 / 092

CHAPTER 10 病 中 / 099

II | 第二季
嘘,别说你爱我

CHAPTER 11 接 纳 / 115

CHAPTER 12 父 亲 / 123

CHAPTER 13 婆 家 / 138

CHAPTER 14 老同学 / 147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5 狗 狗 / 157

CHAPTER 16 工 作 / 165

CHAPTER 17 圆 房 / 173

CHAPTER 18 眩 惑 / 187

CHAPTER 19 憋 闷 / 199

CHAPTER 20 往 事 / 212

III | 第三季 我们的幸福尘埃落定

CHAPTER 21 纠 结 / 227

CHAPTER 22 夫 妻 / 240

CHAPTER 23 人 心 / 254

CHAPTER 24 家 庭 / 269

CHAPTER 25 举 报 / 280

CHAPTER 26 离 婚 / 292

CHAPTER 27 坦 白 /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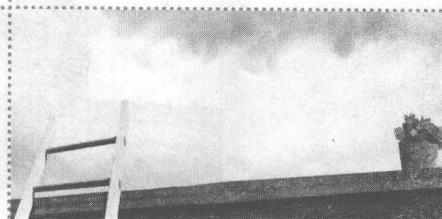
CHAPTER 28 逃 避 / 323

CHAPTER 29 原 谅 / 335

尾 声 / 349

“古墓派”
婚姻

第 一 季





CHAPTER 01 | 相 亲

两年前。小雪。

京城很干旱，水分越来越少。即使预报有雪，多半是安抚人心，平息谣言，地上总是干干的，见不到一点儿湿意。

谈笑关上电脑和加湿器，看了看外面昏黄的天空。

“谈笑，这么早就走了？”同事从格子间里探出头。

“嗯，有点儿事。”

“后天你就出差了，利上公司的年度审计文件看得怎么样了？”

“明天晚上 E-mail 给你。”

“好的，节日快乐！”同事笑咪咪地送上祝福，又埋头工作了。

即使是过节，在这些人看来也不过是一个稍长点儿的假期，还有可能过不上。

谈笑大学毕业时拿到律师资格证，来到这家律所从实习生做起，目前正在考虑是继续做授薪律师还是要求转为提成律师。这家律所的老板秦律师是法律界的资深人士，案源很多，做授薪律师并不愁没事情做。谈笑觉得这对今后拓展自己在法律界的人脉很有好处。但是相对外所里的同学，薪水就有些可怜了。好在她一个人饱了全家不愁，每每想起“远大前途”就又兴奋地投入工作中了。所里的律师都说谈笑是“拼命三娘”，比老黄牛还任劳任怨。

今天的事在谈笑的生活里常见，但并不重要——相亲。到了年纪，周围的人都会替你留心，更何况是一个眼看要超龄的“宅女”。

相亲的地点约在万寿路文博大厦下面的一个咖啡厅里。谈笑只是听说那个人家在万寿路附近，据说他正在休探亲假。谈笑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黄色的小“雨燕”，虎头虎脑的外表看起来非常有精神，只是应了同事们说的那句话：和她的气质太不相符。

京城冬天的下午六点，路上少了昔日车水马龙的景象，露出古都特有的肃穆。明天是元旦，公休一日，后天出差，二月份过年。谈笑着接下来的工作安排，车已行过长安街。

谈笑驾车转入立交桥辅路，暂时脱离工作的脑子突然冒出四个字——“之子于归”。

这是上午和所里一个姓郑的女律师聊天时提到的词。那个女律师早年法科毕业，曾经是国家财政部的官员，退休之后不想休息，又拿了资格证出来当律师。她老公办了一家企业，唯一的女儿明年考大学，今天的相亲对象就是她介绍的。

她说“之”是“这”，“子”指“女子”，“于归”就是“出嫁”。古人认为女子只有嫁到夫家才算真正回家——“归”了。她说，女人这一辈子苦也罢甜也罢，都要结一次婚。结了婚，才有机会明白为什么“好”字要这么写。哪怕将来分手了，落泪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人生便也无憾了。谈笑的眉毛微微动了动，迅速垂下眼帘，笑着说：“难怪古代的女子都受男人欺负！若是男人娶到老婆也叫‘归’，恐怕这世上拼命争取的就是男权了。”

无憾？可是“不可惜”的意思？是因为结婚“不可惜”，还是因为不结婚而“不可惜”？谈笑压下心中的躁动，细细地听着。

郑律师说：“这人啊，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孩子就生孩子，别排斥。你们现在年轻，总觉得有时间有精力，可时间、精力这东西消耗得最快，还没留意的时候就用完了。你看，我现在虽然身材没你好，皮相没你年轻，可是跟同龄人比起来也不算难看。这魅力……呵呵，还是有的，不耽误！告诉你一个秘诀，有了它，这辈子你都不会受欺负。”

谈笑依然眯着眼睛笑嘻嘻的。她有一双天然的笑眼，即便生气的时候，那双眼睛也是弯弯的，眼角微微挑起。

郑律师说：“独立。有了这俩字，就等于孙猴子进了炼丹炉，炼出火眼金睛，还没被烧死。”

谈笑斟酌着回应：“这婚姻……要怎么才能独立？”

郑律师仔细想了想，为难地说：“哎呀，我一直觉得自己挺独立的，可是你这么一问，我仔细想了想，似乎也挺依赖我家里那位的。两个人在一起

这么多年了，能独立到哪儿去？算啦，算啦，当我没说吧。不过我年轻那会儿，可真是独立呢！工作，带孩子，家里家外，从来不跟我男人吐个难字儿。”

谈笑点点头，眼神有点儿恍惚。同人不同命，她也曾亲眼见过这样的女人——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照顾家里，照顾单位，千算万算，最后丢了老公，甚至丢了自己！

谈笑讨厌动不动就说爱的女人，更不愿意看见为爱牺牲一切的人。那是她心底的一个黑洞，一旦打开，所有的快乐就像一道暗淡的光线，倏地一下子被吸进去了，无影无踪……她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的目标是什么，也不在乎这个世界是怎么看自己的。她只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弃，只知道不能让自己活得很差，只知道不能被某些人看扁了。而这一切的一切，只为了祭告一个不甘心离去的灵魂！

“哎呀，谈笑，你妈妈要是在，肯定会为你的婚事着急的。”郑律师如是结束。

谈笑的面皮抽动了一下，“是吗？那就……找个人结婚吧！”

相亲的地点在文博大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面不大，装修也一般。谈笑把额前的刘海向耳后捋了捋，黑色的头发齐齐地垂在白衬衫的领子上，发尾微微内扣，利落而不失温文。她进门解开大衣的扣子，转头看向约好的桌子——那儿已经坐着一个军人了。

陆枫提前赶到约会地点，他觉得让女孩子就自己的方便似乎有些失身份，更不愿意到晚了丢了面儿。到得有些早，陆枫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估量了一下自己的荷包，大概还能承受。

谈笑一进门，陆枫就看见了。她是那种存在就不能让人忽视的人，似乎周身总是环绕着一种气场，压着别人，压着环境，压着目光。

陆枫不着痕迹地审视谈笑。这个女人挂着明显的黑眼圈，看起来非常疲惫，甚至不像二十多岁的人。眉目疏朗，说不上惊艳，仔细看却很是耐看。但是，不知是否是经历的原因，她明明一副天生的笑模样，被那薄薄的嘴唇一勾，便显得有几分刻薄。陆枫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谈笑，她的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一双眼睛空灵得好像什么都看透，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透着些少年才有的迷茫。那是陆枫在部队里经常从新兵眼中看到的。可就是这种眼神配上那副嘲讽的表情便有了另一番滋味，让人油然生怜。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女人？

他收回目光。谈笑举手投足彬彬有礼，却又高高在上，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令人称美的职业背景的人惯常的高傲姿态。而且，这种高傲已经



完全职业化。女人到了这种境界，只能用“女强人”这个词来描述。

陆枫拿着捏着，好像心里藏了千百个念头，嘴角一动就有数不尽的妖魔鬼怪要冒出来！

他正想着，谈笑伸手捋了捋鬓角的头发，一只小巧圆润如珍珠般的耳垂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雄性动物的视线给抓住了。

陆枫一直认为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动物性原因高于社会性原因。爱情只是女人闲着没事拿来玩儿的。对于男人来说，活塞运动本身的意义应该高于其对象的选择性。反正万“恋”不离其“宗”——不过是从往复循环中获得肉体的快感。他也实践过，甚至觉得若这就是结婚全部的根本，恋爱简直是件太浪费时间和生命的事情。

但是，人不能不结婚。到了年纪不结婚，就会被视作怪物。

陆枫觉得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正好元旦探亲时，老妈朋友的朋友说他们外聘的一个顾问如何如何好，一定要见见。战友里面相亲成功的不在少数，作为一种经过验证的有效方式，陆枫并不排斥。关键是相亲的对象如何。最好能像隆美尔的妻子，或者巴顿的妻子也行。在他心里，唯一的浪漫可能就是巴顿写给妻子的情书，里面充斥着对战场的向往和躁动。巴顿热情地向年轻羞涩的未婚妻解说康伯雷的战斗，详细地说明坦克的效能。

陆枫崇拜两个人——隆美尔和巴顿。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应该是那种可以坐在旁边，安静地听自己谈论战争、坦克、飞机、导弹的女人。

谈笑不是比阿特丽思。

她是那种都市里的女孩儿，心里藏着千千结，外面穿着厚厚的盔甲，刀枪不入，还能无情地还击。第一眼，陆枫就觉得她是一把精巧的勃朗宁手枪。

谈笑打量着陆枫。

那是个军人，所以具有军人的一切外在特征：军装，笔直的坐姿，严肃的表情，还有白瓷杯旁突兀的黑手，以及修剪整齐的指甲。一眼望去就是一个字——正。

谈笑想起关于军婚的种种规定，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军人，意味着什么？

稳定的夫妻关系；聚少离多的日子；差强人意的社会地位……应该够了吧！尤其是“聚少离多”，谈笑觉得很满意。她不要爱情，只要婚姻。一个没有男人的家，既能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也适合自己现在的状况，还能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闭嘴！

谈笑见陆枫不开口，便说道：“我是谈笑，谈天说地的谈，笑话的笑。讲笑话的意思。”说完，她习惯性地笑了一下。就像与客户见面，这笑容已经成了习惯。

陆枫低下头，他没想过自己要找一个“白骨精”。虽然周围也听说有的战友找到了海归，但自己这种野战部队的人，终日驻守部队，印象中周围大多数的军嫂都是任劳任怨、泼辣能干的类型。这些时尚、娇气高傲、终日应酬，习惯了灯红酒绿的职业女人，能耐得住寂寞吗？陆枫越想越觉得不搭界。什么阿特丽思，在中国，能找到老婆就不错了！

唉！陆枫心里叹了口气，就没有继续交往下去的意思了。意兴阑珊，连提问都觉得多余。

“能问下您平时都做什么吗？”谈笑看出陆枫兴趣不大，不过她要是知难而退那就不是谈笑了。今天郑律师的最后一句话让她拿定了主意，所以她也不打算浪费时间。

陆枫坐直身子，简单地说：“训练。”

“一直吗？”

“每天。”

“那今天呢？”

“探亲。”

“所以您不是每天训练，对吧？”谈笑抬起头，鹅蛋般的脸上挂满了笑意，“别介意，开个玩笑。我通常也会说自己每天工作，但是今天相亲，所以也算不上每天都工作。一般来说，人们在说话的时候习惯一概而论，因为这样更利于表达的效率，但是实际上很多话是经不起推敲的。我这是职业习惯，你别介意啊！”谈笑用同样的逻辑调侃了一下自己，有些冷笑话，需要对方配合暖场。

陆枫初听谈笑的推论，尴尬之余觉得有些恼火。粗粗的眉毛一拧，一股火气呼啦啦地上来了。偏偏这时谈笑又道了歉，那火气就显得有些没道理。陆枫干笑两声，结果让场面更冷了。沉默中，他觉得有点儿不合适，想说什么，一抬头正碰上谈笑笑意盈盈的眼睛。不经意间，一丝婉转妩媚流泻，缠住陆枫的目光。

谈笑没有察觉男人的心思，还打着自己的算盘，嘴上开始不停地问。也许是职业习惯，她没太考虑陆枫的感受。

“您探亲的时候多吗？”

“不多。这么多年除了毕业那次，这是第一次探亲。”

“那您有没有转业计划？对不起，这样问可能不合适。不过我想知道您

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陆枫已经觉察自己的被动，莫名其妙地就想扳回一些。反正也没指望两人有什么发展，这次见面后说不定再也见不着了。陆枫有些坏心思地想着，慢慢地说：“长远规划嘛……实在不行就喂猪呗！在部队待一辈子。”根据他的有限经验，能接受这种安排的女人不多。

“呵呵！”谈笑捂着嘴干笑了两声，脸上应景地露出些许尴尬，“嗯，明白，革命事业嘛！现在能这么奉献的人不多了。那你父母怎么看？”

“他们很支持！”陆枫更尴尬了。谈笑似乎没有他预想的那种情绪，好像他就应该喂猪，好像他就是个喂猪的。而且看起来谈笑也没把他想成能做别的事情的人——除了喂猪！

这可太伤自尊了！陆枫无比沮丧。早知道就说当兵好了，永远是志愿兵！反正她也不懂。

谈笑以为陆枫不耐烦了，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个“一”字，“最后一个问题，您的身体……我是说生理，没什么问题吧？”

轰——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的，陆枫双手啪的一声摁在桌子上，使劲儿压了压才没有站起来，脸上一片绯红。

谈笑无辜地解释：“既然是相亲，总要了解清楚。这些问题迟早要面对，问得直接些有助于提高效率，希望您能理解。况且……”谈笑看看自己的表，“我的时间……一样有限！”

陆枫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我们……不可能面对这个问题！”这太伤面子了，要是每次相亲女方都问这个问题，他还怎么做人！难道他是那么随便的人吗？还是……谈笑是很随便的人？

陆枫眯起眼睛，异样地看着谈笑。

谈笑还在继续问：“是吗？您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发展到面对这个问题的程度？还是您的身体不适合结婚生子？”

“我对你没兴趣！也希望你能自重些！”陆枫低低地吼出来。这个女人极其无礼，他也没必要保持风度。

谈笑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黑色皮夹子，轻轻一按银色的金属扣子，里面是一打整齐的名片。她用食指和中指拈出一张，递到陆枫的面前，“我的目的很正统，动机也很纯洁。这次相亲，我真心希望能建立一个家，是以结婚为目的来的。这跟一见钟情无关，只是为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的组建。这样吧，简单地说，我觉得您很符合我的结婚条件。为了节约我们的时间，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您希望进一步交往，随时和我联系。”

陆枫的脸有那么一瞬的发白，然后就变黑了。面前这个女人欠揍，但是